



· 语言学论丛 ·

# 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

左少兴 ©著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числу, имени числительному и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м словам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числу, имени числительному и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м словам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о числу, имени числительному и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м словам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числу, имени числительному и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м словам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左少兴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7

(语言学论丛)

ISBN 7-301-09692-5

I. 俄… II. 左… III. 俄语—数量词—研究 IV. H3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937 号

**书 名:** 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

**著作责任者:** 左少兴 著

**责任编辑:** 戚德平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692-5/H·15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mailto: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 印张 288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左少兴 江西永新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俄罗斯学家。1930年生于湖南江华县。195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同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55年调马寅初校长办公室苏联专家工作组；1956—1957年脱产跟苏联专家学习古代俄语、俄罗斯—斯拉夫历史、文化等学科。1981年借调至教育部学位委员会参与其属下的外语评议组的组织筹备工作。1990年作为中国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大会”。1995年退休。编、译、著有关俄罗斯语言、历史、文化等的学术著作十余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国内首编《俄语古文读本》（编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译著，曾获北京大学第二届学术著作奖）、《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专著）以及《俄语历史语法》（合译）、《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合译）、《俄语语法》（合编）等；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有关俄罗斯学的论文几十篇，学术评论十余篇。

谨以本书献给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已故师长和同事系主任曹靖华、俄语教研室主任田宝齐及龚维泰、罗业森、尹企卓、孙念恭、戴桂成、展凡、李光中、俞仁山、陈君华、王贵友、王荣宅等。



## 前言

长期以来,俄罗斯语言学界(甚至斯拉夫学界)在研究俄语语法体系和一个个语言事实等方面,曾有过并且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的学派,学者们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见解,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如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的《俄语语法》<sup>①</sup>的作者们所说:“在现代语法学(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中采用各种不同的描写语言语法结构的方法。在这些描写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见解,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主张和见解的多样性,方式方法的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因为多样性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立足点来研究语言的诸多领域和范畴以及各范畴之间的联系,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以往常常不被注意的东西,语言的实质自身容许这种种各不相同的,而且经常相互排斥的研究方法。”<sup>②</sup>

20世纪下半期,从50年代初期起,俄语语言学界发表了许许多多有关俄语语言结构方方面面的研究论著和教学材料。一般而言,这些论著和教材对整个俄语语法体系作了比较全面和详尽的描写。我们看到,除了原苏联科学院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俄语语法》<sup>③</sup>外,“还存在其他的观点、见解和方式方法,而且它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sup>④</sup>。因此可以说,在俄语研究领域中,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不仅仅是“形式学派”和“语义学派”等少数几“家”。

俄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导致多种类型的“俄语语法”的面世:除了“传统语法”、“描写语法”等外,还有着诸如“实践—规范语法”、“功能语法”、“理

---

① 《俄语语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以下简称《语法—80》)。

② 《语法—80》,第13页。

③ 除了上面说的《语法—80》外,这里说的《俄语语法》是指《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АН СССР, 1952—1954),以下简称《语法—50》;还指《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АН СССР, 简写本, 1990年),以下简称《语法—90》。

④ 《语法—80》,第13页。

论语法”等“俄语语法”。这些类型的“俄语语法”使得俄语研究“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我国许多高校大规模开展俄语教学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俄语教学科研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斐然,成果显著。特别可贵的是,中国的俄罗斯学家(特别是俄语语文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表现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正如“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联合会”(МАПРЯЛ)前秘书长 В. Г. 科斯托马罗夫教授在 1990 年 8 月“第七届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大会”期间所说的,中国的俄罗斯学家在俄语教学科研工作中不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正在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及教学方法。他把这些称之为“中国学派”(“китайская школа”)。

俄语的“数”这个“语法范畴”和“数词”这个“词类”,在整个俄语语法体系中既是重要的理论性研究课题,又是复杂的实践性很强的语言现象。正如我们前引的《语法—80》中所说的,“……多样性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立足点来研究语言的诸多领域和范畴以及各范畴之间的联系,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以往常常不被注意的东西。”我们在长期的俄语教学科研实践中,在传统语法的“数”和“数词”等范畴内看到一系列“以往常常不被注意的东西”,甚至不少错讹和遗缺的“地方”。因此,我们把这本论述和描写“俄语的数和数量词”的书称为“拾遗和释疑”(原稿取名为《拾遗和释疑——俄语的数和数量词研究》),是在“成体系”的范围内的“拾遗补阙”和“质疑释疑”。但我们并不奢求对有关“数和数量词”的所有“疑难”加以解析。

我们不追求“标新立异”,但也不“陈陈相因”,不“拘泥成说”,也不陷于“低水平重复”。我们仍然在传统的、描写的、规范的、实用的“俄语语法”范围内“行事”,摆事实(即陈列语言材料),讲道理(即陈述学术观点)。与此同时,我们始终遵循“学以致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这本书仅是俄语词法的一个部分,然而正是这个“部分”描述的“数和数量词”常常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麻烦”(苏联著名语法修辞学家 Д. Э. 罗森塔尔语);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正是我们所探讨的这“部分”,不仅可能帮助读者解答有关俄语“数和数量词”的疑难问题,认识到“以往常常不被注意的”语言现象,而且会帮助读者扩大和深化自己的俄语知识,从而有助于我们的俄语教学科研工作的进一步提高。

# 目 录

## 前 言/1

## 第一章 词类和数词/1

- 第一节 前后两部苏联科学院的《俄语语法》/1
- 第二节 词类划分的原则和关于数词的不同认识/3
- 第三节 作为独立词类的数词所具有的特征/7

## 第二章 各类数量词及其表现,它们与其他词类的关系/10

- 第一节 俄语中有多少个定量数词/10
- 第二节 不定量数词及其变格问题/11
- 第三节 数量数词和数量名词/14
- 第四节 定量数词和顺序数词/22
- 第五节 顺序数词和带数词(数字)的形容词/27
- 第六节 人称代词与数词的连用/37
- 第七节 不定代词、不定副词与数词的组合/46
- 第八节 俄语“约数”的表示法/51
- 第九节 俄语“大数”的表示法/58
- 第十节 常用(只用)复数的可数名词及其与数词的连用/68

## 第三章 几个数量词的意义和用法/78

- 第一节 关于 один/78
- 第二节 关于 оба / обе/102
- 第三节 关于 полтора / полторы/114
- 第四节 关于 половина, треть, четверть 和分数/121
- 第五节 关于 тысяча 及其他/131

#### 第四章 关于俄语数词的变格问题/140

- 第一节 变格的数词和不变格的数词/140
- 第二节 合成数词:变格、不变格、局部变格/142
- 第三节 数词的语法形式的“简化”和示格词尾形式的“划一”/144
- 第四节 “应该”变格和“避免”变格/147
- 第五节 “Дом девять”和“Грамматика-80”型词组/152
- 第六节 集合数词及其间接格,它们与数量数词及其间接格的关系/156

#### 第五章 与表示分配意义的前置词 по 连用的“数量词” 的格和数的形式/168

- 第一节 合成数词及其格的形式/168
- 第二节 тысяча(单独或在合成数词中)的数和格的形式/173
- 第三节 两个并列的定量数词及其格的形式/175
- 第四节 不定量数词及其格的形式/178
- 第五节 名词的格和数的形式/183

#### 第六章 某些类别的词的“数”的形式和意义/189

- 第一节 对某些类别的词的“数”的意义的判断/189
- 第二节 某些词的形式和意义的区别/203
- 第三节 某些词的“数”的形式的选择/211

#### 第七章 数词、数字的读、写、译问题/224

- 第一节 俄语“零点几”(“0,X”)的读法和译法/224
- 第二节 汉语“增加多少”如何译成俄语/227
- 第三节 俄语“уменьшить (ся) в X раз (а)”如何译成汉语/229
- 第四节 俄语和阿拉伯数字——书写规范问题/231



第八章 汉语数词和量词及其与俄语数词和“量词”的对比研究/239

第一节 数的概念/239

第二节 数字符号/241

第三节 量的概念、单位、单位词/245

第四节 数词和量词/248

后 记/292

## 第一章

# 词类和数词

### 第一节 前后两部苏联科学院的《俄语语法》

在俄语语法研究中,不同学术观点和多种研究方法最鲜明的表现在关于“词类”(части речи)的问题上。这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被认为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被称为“永恒的问题”(вечная проблема<sup>①</sup>)。例如,俄语有多少个词类?有多少个“实词类”?词类与词类的关系如何?词类划分的原则(或者标准)是哪些?在词的分类和归类时哪种“分类原则”为主,何者为次?这些原则如何协调和配合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长期以来并无一致的认识。

就以“词类有多少?”“有哪些词类?”等来说,俄语语法学中就有多种说法:从“8个词类”到“10个词类”,到“12”个,“13”个,“14”个,直到“16”个词类,不一而足。最早的俄语语法——М. В. 罗蒙诺索夫撰写的《俄罗斯语法》<sup>②</sup>提出了“8个词类”说。后来,俄语的“语法学说”发展了;与此同时,俄语的“词类数目”也逐渐增加了;一些“古老词类”(主要是名词)中分立出“新的词类”;一些词类的范围扩大了,另一些词类的范围缩小了;有些词的“词类属性”动摇不定,“词类地位”摇摆不定……有的语言学家甚至提出“词类学”(учение о частях речи)这个“名称”,作为与俄语语法体系中的“形态学”(词法学)、“结构学”(句法学)和“构词学”(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и)这三个“分体系”(подсистемы)并列的第四个“分体系”。

①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А. Белошапковой,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1, с. 257)(本书内引自苏俄出版的俄语书,多数都用俄语注明,不再译成中文)。

② Михаила Ломон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печатан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755 года.

俄语词类的命运及其发展变化也表现在前后两部苏联科学院的《俄语语法》中。

对比科学院的《语法—50》和《语法—80》，我们发现，俄语语法科学在这30年内变化了，发展了。虽然它们同是科学院俄语研究所所编撰的，虽然它们都是谈“10个词类”，但它们关于词类构建、词的分类和归类以及所依据的分类原则却是不一样的。

较之《语法—50》，《语法—80》中一些词类——名词和形容词——的范围扩大了，另一些词类——代词和数词——的范围缩小了。在其他一些词类（如前置词等）也有程度不同的变化。数词这个“词汇—语法类别”（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разряд）的变化最为明显。在《语法—80》中，数词的范畴内只剩下了“数量数词”和“集合数词”，因为该语法认为，这两种数词有自己的专门特征：共同的形态范畴和句法功能。正如这部语法所表明的：它对俄语语法描写所依据的原则是“从形式到意义”（от формы к значению），似乎“避开”了使用传统的分类原则——既不是“形态原则”，又不是“语义原则”，但同时又照顾到了“形式”和“意义”（即“词的形态”和“语法语义”）这两个方面。然而，从《语法—80》的“数词”这个词类来看，“语义原则”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

《语法—50》中存在的“顺序数词”——我们仍用这一语法术语——在《语法—80》中被归入形容词范畴，称之为“顺序形容词”（порядковы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е）；在《语法—80》中，分数数词（дробные числительные）被说成是“混合型”词组：即由“顺序形容词”或者名词化形容词“целая”或“целых”，由联接词 и 或前置词 с“混合”而成<sup>①</sup>。不过，这部语法也承认，“在某些分类法中，две пятых……型所谓分数数词归入合成数词”<sup>②</sup>。另一方面，所谓“分数名词”половина, треть 和 четверть 则完全失去了在数词中的地位。与此同时，один 这个词被定性为“计数一代（词）形容词”（счётно-местоименно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ое）；而 тысяча, миллион, миллиард 这几个词看作“纯名词”（另见本书第二章第九节“俄语‘大数’的表示法”）。结果它们都被排斥在数词这个词类之外。《语法—80》一方面试图“割断”один, тысяча 等词与数词系统的语法联系，但另一方面却又“藕断

①② 《语法—80》，第574页。

丝连”:在构成合成数词和计数(счет)时又离不开它们;《语法—80》还写道:组成合成数词的“每个词本身都是简单数词或者是复合数词……”<sup>①</sup>看来,这部语法在对待 один, тысяча 等词的“词类归属”问题上陷入了自我矛盾中。

显而易见,《语法—50》中数词这个词汇—语法类别在后来被“支解”了,变得“支离破碎”。此外,苏联科学院的简写本《语法—90》在“词类”、“数词”等问题仍然继承《语法—80》的“理论和实践”。

## 第二节 词类划分的原则和关于数词的不同认识

上面谈到,俄语语法学说史曾有过并至今仍然存在着“形式学派”和“语义学派”这两个颇有影响的俄语语法学派。这两个学派对语法(不仅仅是俄语语法)的描写,特别是在“词类”等问题上,不时“交替”出现,发生作用。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语法—50》和《语法—80》中;但在某些高校编写的《俄语语法》,这两个“语法描写”的原则,有时是同时“出现”,被“综合”使用,甚至还“杂糅”着另外的描写原则。

参与编纂《语法—80》的语法学家 B. B. 洛帕金写道:“……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在一系列问题上,要取得彻底的解决简直是不可能的。每一位俄罗斯语言学家对俄语语法问题,都抱有程度不同的创造性态度,他们有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自己的论据来维护自己对某个争论问题的观点。”<sup>②</sup>

前已谈到,《语法—80》在描写语言事实时,采用作者们声言的“从形式到意义”的原则。但是,较之《语法—50》等著作,《语法—80》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词的纯形式方面,反映形态范畴和词类(主要为“变化”词类)的形态特点,但同时的功能(即“句法功能”原则)和语义(即语义原则)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关注。“从形式到意义”就是不能只“停留”在语法“形式”方面,还要进一步“延伸”到语法“意义”方面。因为这个“原则”,正如学者

① 《语法—80》,第 574 页。

② В. В. Лопатин,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нов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1981, №3, с. 24)。

评论的,“可以使我们避免走极端,避免片面关注形式而忽视意义,或者相反,在对形式关注不够的情况下醉心于对意义的分析”<sup>①</sup>。

但是,《语法—80》也写道:“描写各层次的语法单位的意义,是本语法描写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up>②</sup>但即使这样,这部语法“基本上仍然把形式方面当作出发点”<sup>③</sup>,而且“意义不作为材料系统化和分类法的基础”<sup>④</sup>。换言之,形式作为这样的基础。然而,《语法—80》再次宣称,“在语法描写中,形式方面和语义方面彼此是不可分开的。”<sup>⑤</sup>

《语法—80》的另一主要编撰者 Н. Ю. 什维多娃在回答哪个标准(即“原则”)——形态标准还是语义—语法标准——为主,哪个标准为次这个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显然这两个标准同等重要”<sup>⑥</sup>。这位著名的语文学家认为,“应该在词的形态特征、词的语法语义和句法功能这几个特点加以综合的基础上来划分词类。”<sup>⑦</sup>她还明确指出,“俄罗斯语法思想总是以某种方式趋向于把……意义和形式两个方面合理地结合起来。”<sup>⑧</sup>

难点也正是在于如何把意义和形式“合理地结合起来”。人们曾注意到,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语法—50》问世之际(虽然它总结了 20 世纪上半期俄语语法科学发展中做出的结论和获得的进展)就有人反映该语法仍不能完全符合读者的要求,特别不能满足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的语言学家的要求,因此希望科学院俄语研究所能就某些问题“说出自己的有分量的意见”<sup>⑨</sup>。

所谓“有分量的意见”就是“权威的”见解和主张。正如我们看到的,

---

① Статья А. И. Горшкова,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1, №6, с. 40.

②④ 《语法—80》,第 9 页。

③ В. В. Лопатин, «Науч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нов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24.

⑤ 《语法—80》,第 9 页。引 В. В. Лопатин 文。

⑥⑦ Н. Ю. Шведова, «Основы построения описа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4).

⑧ Н. Ю. Шведова, «Русская научная описа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 25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74).

⑨ В. А. Трофим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Морфолог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ГУ, 1957, с. 125.

《语法—80》自己所表明态度,主张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尽管《语法—80》问世之后受到好评,但仍有人认为,它的某些“新的观点”不是“同样地被所有读者接受”<sup>①</sup>,“很可能,有人对该书中只有代名词(местоимение-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留了下来而感到遗憾”<sup>②</sup>,“对于数词也可以这么说,大部分数词被归入了形容词和副词中”<sup>③</sup>。

有人对于《语法—80》中的“从形式到意义的原则”持异议,认为形式、意义和功能的“合理地结合”尚有问题,称该语法的某些描述具有“折中”(或称“妥协”)性质(компромиссный характер)。例如,有人批评说:“《语法—80》中关于词类的学说……在词类划分时所持的语义原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sup>④</sup>这一批评不无道理。

在筹备撰写《语法—80》时(更确切些说,是在《语法—70》——即苏联科学院于70年代初撰写的《俄语语法》——问世后不久作者对读者的广泛批评做出检讨和反响时),主创人员表达这样一种看法:“理想的状况看来这样:研究每一个语法单位的方方面面,不漏过它的任何一个不可或缺的——但却是它自己的——特征。唯其如此,才可以证明,我们的研究——即只有从语法单位的结构本身,即从它的形式方面出发,到语法单位的内在的意义方面的研究,就一定会是严谨而缜密的研究。”<sup>⑤</sup>诚哉斯言。我们完全赞同这一语法思想,因而力求在我们的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中实践这一语法思想(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作为词类的数词在俄语词类的语法体系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这个词类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sup>⑥</sup>,但它还是个“年轻的”词类,比名词、动词这些古老词类要“年轻”得多<sup>⑦</sup>。但是这个词类在语法体系中常常受到词类划分的影响,它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词类”的地位

---

①②③ Статья А. И. Горшкова,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1, №6, с. 40.

④ Н. А. Баскаков, «Части речи и их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формы в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ах»——《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5, №1, с. 42.

⑤ Н. Ю. Шведова, «Русская научная описа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 250-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74).

⑥ 从所谓俄国第一部“科学院语法”——罗蒙诺索夫撰写的《俄罗斯语法》于1755年问世时算起。

⑦ Л. А. Булаховский, «Курс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т. 1, Киев, 1952, с. 124).



不时被人否定,它的范围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因此,对俄语“数词”就产生不同的认识——基本上可分两种认识:广义认识和狭义认识。如果遵循词类划分的语义原则,数词的范围就扩大,成为“广义数词”(числительные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如果采用形态原则,甚至依据词汇意义同形态特征和句法功能相结合的观点,那么数词的范围则缩小,那些带有数的意义的词则成为“狭义数词”(числительные в узком смысле)<sup>①</sup>。一般而言,“广义数词”包括如下五个语义类别:(1)定量数词;(2)不定量数词;(3)集合数词;(4)分数数词;(5)顺序数词。如果是狭义认识,则包括三个“语义—形态类别”:(1)数量数词(相应于定量数词);(2)集合数词和(3)分数数词<sup>②</sup>。还有一种观点:依据意义和语法特点,把数词分为两类:(1)数量数词和(2)顺序数词;但前者包罗了所谓“纯数量数词”(即定量数词)、集合数词和分数数词<sup>③</sup>。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处于“广义”和“狭义”之间的看法:在词的语义和词的功能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数词分为三类:数量数词(包括纯数量数词和分数数词)、集合数词和顺序数词<sup>④</sup>。

在俄语语法学说史上,除了上面谈到的对数词的认识外,还有过两种“极端”的看法。А. А. 沙赫马托夫院士认为,根据意义和用法,数词分为七类——除了一般“广义认识”的数词外,其中一类被称为“聚合数词”(совокупительные числительные),它包括 пара、пяток、десяток、сотня、дюжина 等词。这位学者写道:“一旦这些词所表示的数量不是靠自身,而是与名词组合[如 пара рублей(两个卢布),половина первого(十二点半)……],就得认为它们是数词。”<sup>⑤</sup>但是沙赫马托夫院士的这个看法被他的学生 В. В.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评论为“是根本错误的”<sup>⑥</sup>。

① М. И.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 частях речи»——Вестник ЛГУ, 1954. №6, с. 155—156.

② П. П. Шуба и др.,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ч. 2, Мин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ГУ им. В. И. Ленина, 1981, с. 189—190).

③ В. И. Кононенко и др., «Русский язык»(Киев, “Вища школа”, 1978, с. 224).

④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ч. 1.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Д. Э. Розенталя, изд. 3—е, 1979, с. 231—232).

⑤ А. А. Шахматов, «Синтакси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2—е изд. 1941, с. 501).

⑥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1947, с. 291). 以下的注中有时用《Русский язык》。

不少语法学家对数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其中以著名的语言学家 A. M. 彼什科夫斯基教授为代表。他在其著作中最鲜明、最具体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现在只有一个词——第一个词 один 是无可怀疑的形容词……; два, три, четыре 已变成了……完全混杂的词类(совершенно гибридные части речи)<sup>①</sup>……所有其余的计数词仍然继续是名词……(而且)现在则是一些有缺损的名词”(дефектны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sup>②</sup>;至于 тысяча 这个词,它是“完完全全的名词,有性和数(тысяча 和 тысячи)”<sup>③</sup>。彼什科夫斯基做出结论:“数词不仅在变格法方面而且在句法使用方面尽管有自己的重要特点,但对于我们的语法观念来说,它并不构成一个单独的语法范畴。”<sup>④</sup>这就是说,这些词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词类。这种对数词全盘否定的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从中国人学习俄语和使用俄语中表示“数”的意义和形式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对俄语“数词”采取了比较“泛”的看法<sup>⑤</sup>。这可以从本书其他各章节中见到。

### 第三节 作为独立词类的数词所具有的特征

数词之所以组成一个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词类,是因为它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词类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如下:

1. 数词的显著特点就是语义特点。数词表示数的抽象概念,用于计数、点数并指出所计算事物的数量。

2. 前已提及,俄语数词比其他词类形成为独立词类的时间要晚得多。因此,它的整个系统和“形态”正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例如在变格

---

① 由于历史上俄语“数词”在形成为独立的特殊词类之前分别属于“形容词”(如 два/две, три, четыре)和“名词”(пять, шесть 等词),所谓“缺损”就是“形态”不完全,如 пять 等词没有性、数的区别。два/две, три, четыре 在形态变化(数和格方面)和句法功能(与名词的组合方面)是“混杂”的。

②③④ A. M. Пешковский, 《Рус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5—е изд., М., 1935, с. 388—389)。

⑤ 因此本书不仅谈“数量数词”,也谈“数量名词”等,并且把它们统称为“数量词”(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слова),有时把它们或者与其他“类别”的“数量词”——“计数词”(счетные слова)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描述。我们把这种作法当作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

法方面,表示“大数”(千以上)的合成数词的变格简化了。法国语言学家夏尔·贝利兹在回答“语言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时说:“语言的变化是通过语法形式的简化来进行的,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如此。”<sup>①</sup>可以认为,俄语数词变格法中的变化是这种简化的鲜明特征。

3. 从来源上说,所有数词(甚至包括集合数词)或者来自形容词,或者来自名词;更不必说 *один, тысяча* 等词了。所有这些词结合成一个相当“五彩斑斓的词的混合体”(пестрый конгломерат слов)<sup>②</sup>;而它们的形态变化呈现出一幅非常“色彩斑斓的形态画面”(пестрая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ртина)<sup>③</sup>。

4. 从数词的成分上来说,定量数词为数极少(见第二章第一节“俄语中有多少个定量数词”),即组成数词系统的词的数量十分有限,而这些词表达数值、数量意义的能力却几乎是无限的。

5. 构成数词(简单数词、复合数词和合成数词)的词可以用书写符号来表示;古俄语书面文献中用(带行上符号)基里尔字母表示数值<sup>④</sup>;在现代俄语书写中常用阿拉伯数字或罗马数字来表示数。其他词类中很少见到这种相类似的现象,除了所谓用“约定符号”(условные знаки)[如俄语书面材料中用字母 г. 表示名词 год(年), город(城市)等]和科技术语符号外。

6. 前已述及,作为词类的数词极易受到词类分类原则的影响。正如 Н. Ю. 什维多娃指出的,“在以语义原则为基础的分类法中,实义词分出六个词类”,其中包括作为词类的数词;而“在以纯形态原则为基础的分类法中,实义词则分出四个词类”<sup>⑤</sup>,其中则没有数词这个词类。由此产生对数词的各种不同认识。

7. 由于对作为词类的数词的认识不同,所以使得它的一些词经常“游移不定”,例如 *оба/обе*,它时而被当作数量数词,时而被看作集合数

---

① 《能说 25 种语言的人——夏尔·贝利兹访问记》,译自法语,载《世界之窗》1983 年第 6 期,第 130—133 页。

②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 1947, с. 288.

③ П. П. Шуба и др.,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инск, 1981, с. 190.

④ 见左少兴编著《俄语古文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35—36 页。又见本书第八章插页二。

⑤ Н. Ю. Шветова, 《Основы построения описа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4)。